

河東鄭氏世蹟實錄重刊序

古則重乎道德文章忠孝勲業邦省鄉隣依其典規而褒之作樹風之秉彝務要其永遠傳尚今則世衰俗微未有如斯賞典故先賢之逸德幽蹟想或有與雲鳥浮沉此誠爲近世識者之所恨惟吾河東氏則往昔觀察使竹軒公泰鉉着眼于茲殫誠捐財哀聚先世諸賢之堂堂實蹟始克成編乃高宗乙巳之吾宗世蹟實錄也而其遺後昆之功以筆舌難以盡者也其後歲改月久將近二世時有今昔之異行有先後美蹟而今不續修則安知將不免雲鳥之歎哉以故己亥春宗會決定重續刊後勳幹宗人數三人閱歲專力今纔鋟梓告訖僉宗俾淳睦弁其重刊自顧知其不敢當而文與筆則睦固不及於人而熱與誠則睦可當出於人之右敢此數言寄於雲仍常日在茲各修其德謹承祖宗之心法以爲己之行則來頭之道德文章忠孝勲業儘可吾宗兼之睦固所願也僉宗豈不相勉勸者哉

檀紀四千二百九十四年辛丑流頭節密直公後孫淳睦謹序

河東鄭氏世蹟實錄舊序

道德文章忠孝勳業人之所難也故 國家褒之或享于院而 旌其間載于竹帛而刻之金石務要其著遠而傳久盖重乎其蹟也凡天下冠儒服儒者莫不欽仰而尊慕之况乎其後昆爲哉噫我河南鄭氏道德文章忠孝勳業歷世輩作或院而享焉間而 旌焉竹帛而載焉金石而刻焉又或行乎實記昭乎諸贊贊述載于譜牒編于邑誌則著固備矣傳固完矣然若非學識淵博者則有難盡舉而遍睹矣余今老大而所知惟蒙祖幾贊至於分派族祖略聞畧記而得其詳則渺然凡我族黨之散在八域者非我幾人乃議于族叔在薰氏哀聚諸贊之堂堂實蹟而合成一冊覽輒瞭然一着而可悉歷世盛德遂名曰世蹟實錄印得幾十帙分藏于各派族家使其幼昧雲仍備知某祖之爲道德文章某祖之爲忠孝勳業云爾

上之(高宗)四十二年乙巳仲秋文獻公十四世孫前行觀察使泰鉉謹序

此我三從叔竹軒公所錄先世之蹟也嘗印之而惠于宗焉今自宗欲廣其傳方重印而付以續錄責跋於余余曰公之是錄非爲夸耀於人也記曰觀法近則收功易蓋欲其考祖宗忠孝之心而思欲繼之考祖宗詩禮之傳而思欲繩之家家而如是世世而不替則一部世錄非徒爲一氏之龜鑑其有補於風化亦云爾於今之役余方老且病不能一往相焉而聞舊錄尊而不動新單續而修之是非上所謂孝悌之心禮義之美乎古人所謂朝廷以嚴者亦可謂於是錄矣印頒之日凡我僉宗尊是錄重斯役各自課忠實孝勉詩勸禮則定今宗勤意之副而庶可達於公之遺志矣以是誌宗之責焉

歲辛丑流頭節文獻公后孫淳永謹跋

昔高宗壬寅所刊我河東鄭氏世蹟實錄一蠹文獻公後孫竹軒公諱泰鉉所編竊見其爲書也就狀碣中畧先系去贊揚之辭則所餘者惟實行而實行中又選出切要故字少文簡而愈見其真蓋取諸古史記傳也其錄則自麗末

至國朝末而道學忠孝文武官職之可蹟咸萃儘一姓濟義大全也噫以文獻
公見宗於群派又肖承苦心之功爲如何惟其淺深於道學大小於忠孝顯微
於官職或有才無時或位不稱德或局於門地雖父子兄弟資稟不同氣數相
異况通全宗而論之北富南貧豈獨晉阮耶然則各後裔之讀是錄者惡乎而
可其必曰勿以得志之後而自大白肆常念鳳雛駿駒元無凡毛劣足勿以不
得志之後而自侮自墮恒譬螻屈龜縮將見必伸能延則可順祖宗之均視而
所以聿修者自不能已矣盍相勉哉自去歲有續錄之役文成公後燦圭發議
景烈公後淳杓與遜齋公後晟采景烈公後龍采專主其事又有慕孝公後東
采文節公後敬來而和之因先爲之重刊舊錄弁文仍用竹軒公自序矣重刊
事實俾泓采書于卷尾白顧於族爲寒於人爲微於筆爲蕪烏敢爾也抑同是
先蹟攸載各言本孫也病無以相新役又不唯此命殆棄物也茲不顧猥越敢
數言如右

歲辛丑流頭節霞谷公後孫泓采謹書

世蹟續錄序

日雙峰晟采宗來示一紙紐曰此世蹟續錄名單也舊實錄刊行幾爲二世之久且於前日道遠信稀未及致詳勢也今則異於前雖十舍如并隣而可謂朝暮遇矣謹收前日之遺漏後來之新入又摭其婦行之篤總三百餘單別爲一編以付其後非欲求多於古人其亦衰世之意也請一校過余跪而曰僉宗可謂勤矣然孝以孤陋焉知某公有某行某公有某德某官而敢校爲也宗曰自刊所畧已稱停矣余曰其然歟乃訂其銀根而歸之曰所貴乎錄者將以考諸往而裕於後也有爲臣而忠者有爲子而孝者有爲婦而烈者要皆歸於倫綱之常禮法之正而一性之精華也若使後之看者曰某也如是某也如彼云則託非爲榮而還不爲泚頽乎詩曰無忝爾祖凡我僉宗各修其德以祖宗之心爲心以祖宗之行爲行蘊之爲道學之美發之爲事業之盛則祖宗之心法永不墜於地而後之繼此而續修者將不勝其錄矣是其非所共勉者耶

檀紀四千二百九十四年辛丑夏文獻公後孫孝鉉謹序

河東鄭氏世蹟續錄序

人必有蹟而蹟有遠近大小之不同遠而大者道德文章忠孝勳業是也近而小者處家接物守己奉公是也此皆人事常行之道而所謂遠大者亦莫不出近小者而致焉然則豈可徒務於遠大者而輕忽於近小者乎竊惟我河東鄭氏先世遺蹟遠自麗代至于國朝其赫赫事蹟不能一一勝記而或院而享焉閭而旌焉或載於竹帛刻于金石後人崇仰爲世教之模範者多矣然世遠人久文籍踈略又其後裔散處八域事蹟亦隨而無萃或幽而不顯或傳而未詳此豈非後昆之所嘗致恨者乎高宗乙巳文獻公後孫泰鉉氏遂慨然於此廣蒐各家世蹟編名以世蹟實錄此非但鄭氏一家之寶鑑實謂我東國之忠孝編可也文獻錄亦可也豈不偉哉豈不盛哉當時刊行已過五十有餘年所謂遠大近小者輩出於其間而時值滄桑朝家褒揚之典不行已久吾族中隱德而不顯者幽行而未褒者將沉淪於草野之間此豈非慨恨之事也際茲庚子修大同合譜因有續修世蹟之論以族宗淳杓氏晟采氏龍采甫之熱

誠廣求遠近追搜前古合爲一編因就剗刪其用工至大而實爲吾宗不朽之
盛事也由是而踵美乎先賢由是而推廣乎後進則其於承先裕後之道可庶
幾矣諸宗勉之敢爲之序

禮紀四千二百九十四年辛丑肇夏文節公十七世孫潤植謹拜序

國有太史編修史典撰述興亡盛衰治亂之政及聖明賢愚正姦之行以爲後
世之龜鑑家有宗規每世修譜蒐錄道德文章忠孝勳業之懿行嘉蹟以爲雲
仍之龜鑑惟吾氏之世蹟實錄猶於史之列傳也而古人予料有今日之衰援
古撫實始克成編頒布於各派是乃 高宗乙巳而文獻公后竹軒公泰鉉氏
白眉之興也吾姓金玉大全也當時發文集單非別使信傳則不能到達廣詢
八域哀聚諸賢之堂堂實蹟蒐而錄之其承裕之誠敬仰不已今則流通報道
不須別使而信傳今之千金猶近於昔之一舍己亥春宗會續刊議定爾來收
合舊錄之所遺近世之新來單牒辛丑之首與數三勤幹宗人設役于筏橋在
再四五朔僅入梓宮然時乖財殫人薄文劣是爲續後之至艱矣幸賴文獻公

后孝鉉宗忘勞寢食秉筆之力而得完斯役之有終乃斯宗之所與且編次亦介坪之導而是錄之始也續也全賴此派斯文沉微之時其文獻之盛如此豈不休哉印役方訖僉宗俾杓弁其續刊固知不敢當累辭不遂略陳斯役之始末敢數言寄之吾氏散在八域其數不億故不可能周知雖周知而又不能畢載則潛跡遺行必爲遺珠矣是爲任事之恨然姑次印出頒布于僉宗此錄可閱卷而悉某祖之德行某妣之烈行惟願吾宗謹承祖宗之心法各修其德蘊之而道德貫天爲天下之宗匠發之而經世濟民爲救世之聖者則此承於先而裕於後是錄之繼今日傳之無窮雖有今役之未洽將爲有德君子裁正之資云爾

檀紀四千二百九十四年辛丑流頭節景烈公後孫淳杓謹書

東俗以閎閱相尙通國之名門右族莫不以家乘世獻爲重此吾河東氏世蹟實錄之所以作也昉王麗之世逮李朝末葉凡吾鄭之有達爵顯謚及德業勳勞文學忠孝節義之表表可稱者靡不蒐輯使後之人能一日燎然誠吾宗之

一部龜鑑而則日切磋不舍者也往在 高宗戊戌間始克繡棗而錄中諸賢

之事概前觀察泰鉉氏序文略已備矣但其頒布未廣至今有耳目未及之恨
且厥後年代屢嬗宗中之善行偉業亦多可書迺於庚子大譜之際僉宗皆曰
實蹟續刊不可不踵於譜役屬族叔淳杓氏族兄晟采氏龍采氏敦其事費一
寒暑乃竣功諸公之賢勞動敏亦可敬也族叔淳杓氏千里走書于漢采曰弁
卷之言僉宗之議舉歸之子子其無拒也顧余叢識不能當是寄而事係門先
義不敢自外亦以附名於編端爲榮略叙顛趾如右云爾
歲辛丑流頭節文成公后孫漢采謹書

河東鄭氏世蹟實錄續刊跋

氏之有錄比於史其列傳乎考其世而明其蹟之不可闕者也觀察使秦鉉竹軒公始錄吾氏先世之蹟道學節義勳業文章莫不畢載而體甚簡嚴可謂一部惇史惟以未及廣布爲恨矣僉宗議欲重刊乃廣其規更收前日之漏單及今之新人總若干且婦之烈行乃刑于化而關於綱常之一故亦依其來單而錄之舊錄已經前人之手故不敢變動今新單別爲一編名之以續錄別其原續之意也印將告訖僉宗以晟忝任事之末俾題其尾固知不敢當而窃有所感者吾氏之散在國中亦不億於今之錄不可使盡知雖知之而又可使盡錄哉其潛德幽行尙有遺者矣烏可曰盡任事之責乎姑次其諸單以備後日刪正之資云爾

檀紀四千二百九十四年辛丑端陽月上澣遯齋公后孫晟采謹跋

昔乙巳前觀察使竹軒公諱秦鉉刊出世蹟實錄惟吾河東鄭姓之最初先世遺蹟拔萃道學德行文筆詩禮精忠大孝顯官達爵賜鎰勳封等歷世盛德

舉皆蒐錄文体簡而備事蹟略而精爲全姓之龜鑑交通難澁之時猶有如斯盛事况今交通至便之時乎譜成之日僉宗議定續刊廣布諸宗集單一年有餘辛丑之春設役于筏橋荏苒五六朔印役方訖僉宗俾敬題其尾固知人拙文劣以不文不敢固辭敢此數言惟願僉宗人人奉侍而承法祖宗之心行動勤孜孜確期遂行以顯門戶則是爲承先裕後之最而以備後日繼今日之資云爾

檀紀四千二百九十四年辛丑流頭節文節公十七世孫敬來謹拜跋

史有列傳譜有世錄雖有邦家之異列傳與世錄一樣文籍而吾氏之世蹟實錄高宗乙巳前觀察使竹軒公泰鉉所編而其文體之簡備事蹟之精粹雖史典不出其右非單吾氏之龜鑑亦足爲一邦風化之本厥後已經數世多有可錄故己亥春宗會議定續刊流通于僉宗之計合單有年辛丑春正始設聽

于筏橋勤幹推進不得時宜與財力不啻人有所不逮文有所不及艱辛續役

幸賴借力於介坪依財於雙峯今纔得完龍忝任事之末僉宗俾題卷末自認

不堪惟願僉宗家家奉侍人人以祖宗之心法爲己之行顯乎世而冠於天下
則尤有光於斯役之未洽者也恭憶斯役期欲無漏誤亦不無漏與誤矣烏可

曰竭任事之誠乎敢次印出以爲後日立言君子秉筆之資云爾

檀紀四千二百九十四年辛丑端陽節景烈公後孫龍采謹跋